

槍斃活神仙

通俗小說



北平國民學院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編印

李福貴忙了半世，弄了五六十石谷田，家裡還有爺爺手裡築起的一座窖磚房子。他跟他堂客、兩個兒子，也可以過日子了。

起初，他聽見人家講下頭打着仗，他也不關心。鄉下雖然也要抽壯丁，他自己已經四十多了，兩個兒子又小：大的土金十一歲，小的才八歲，抽壯丁也抽不到他屋裡。打仗不打仗跟他不相干。只是有些學生伢們討厭，他們從縣城跑三四十里路跑下鄉來：今天拿了本子來募錢；明天挑了羅筐來要衣服；後天又有些婦人家坐在你堂屋裏，討破銅爛鐵。這些人會講會說，騙得鄉下人出錢的出錢，出米的出米。李福貴雖然沒有貼過什麼東西，不過他們在你屋裏總要吵點把鐘才走，還有些帶了白旗子下鄉來，講什麼出錢出力啦，什麼組織游擊隊自衛隊的。

後來，時局一天天緊急了，謠言多得不得了：一下子有人說日本軍隊離縣城只二十里路了；等一下又有人說還隔三四百里。有人說日本兵不殺人，不拉伕，公買公賣，他們賣谷才三塊錢一石，鹽兩角錢一斤；但是又有人說日本兵殺人燒屋，搶奪奸淫，無所不爲。

李福貴這才急起來，跑罷，房屋田產又搬不動；不跑，日本兵來了，當真殺起人來，沒有地方逃。他把他堂客同小兒子送到了她娘屋裏去——那裏離城有八十幾里，又不靠公路。自己只帶着大兒子住在屋裏。

謠言天天有，李福貴還是不放心，天天在屋裏發急。一天，他想起他兒子士金讀書的那個小教校，校長李士佐，是他本家姪兒，倒天天看報，自己還是到小學校去打聽打聽罷。

李福貴晚飯邊上到了小學校裏，看見幾個泥腿子——秦老五羅順胡六仵子他們正坐在課室裏，李士佐跟他們正打講，談戰事。

李福貴趁勢問李士佐：「他們講日本打贏了——日本兵到底到了哪裏了，會不會來這裏？」

秦老五看着他笑着說：「你出力打，打得過他，他就不會來。」

李士佐說：「這是當真的。要說日本軍隊一定來，一定不來，這話也難講。縣城裏他也許來得了，我們這裏山多，只要有游擊隊，他們兵就不敢下鄉。我們怕他來，也不過是怕人吃虧，假如他們當真下鄉的話，我們先些時就搬起走，讓他得不到好處，找到機會我們再回過頭來打他。這並不是講我們不會吃虧，他已經來了，我們只好這樣做，吃虧吃得少些。全國都這樣跟他掙，也會早些把他們趕出中國。」

李福貴聽了半天，覺得李士佐並沒有回答自己的話，就又問：「那麼現在我們還是走，還是不走呢？他們好多人都已經跑了。」

李士佐鼻子裏哼了一聲：「他們有錢，命貴些，他們跑他們的。大家都像他們一樣的跑，沒有人在前方打，日本軍隊早追上他們了。」

「我們沒有錢跑不動的，怎麼辦呢？日本兵到底殺不殺人？」李福貴問。

這時候羅順仔搶着嚷：「你是他親祖宗他都要殺！」

秦老五一面對大家陪着笑，一面歪着頭喊李福貴：「福二爺，我們正在這里講辦白衛隊，你老人家那六十石谷田也撥不動，我們一個光身子更不能跑，你老人家賞槍，我們出命罷！」

幾個泥腿子一齊大聲笑起來。

李福貴一股怒氣直衝上喉嚨口，又不好意思發作，不說話就出了課室。只聽見後面胡六仔子說：「我就不齒他！又不想出錢，又不想出力，倒想保住房子田地！你替日本人當漢奸去囉！」

李福貴回到屋裡，越想越氣：「我也沒有偷人家的，搶人家的。自己省儉不用錢，積了五六十担穀田，就要你們看不得！」

他正坐在屋裏，祇頭生氣的時候，只見一個人走了進來，開口就對他叫：「我們方家中出了真神仙！」

李福貴一聽，就曉得是他表弟方有元。方有元平日祇是吃喝逍遙，把點祖產攪光了，弄得家裏有一餐，沒有一餐的；常常跑來跟李福貴借錢，痞在這裏不走，借到了錢，一分也好，二百也好，都拿去打酒喝。李福貴想：哼，又是來借錢了！抬頭却看見方有元穿着新衣新鞋。

李福貴正慢慢打量方有元，方有元自己已經坐下了，說：「這神仙叫龜半仙。他是在四

川峨嵋山學道的，跟黃雲仙翁學了三百二十幾年……」

「三百二十幾年？」李福貴冷冷地問，他以爲方有元又來吹牛皮了。

方有元却把眉毛一豎：「怎麼不是三百二十幾年，他今年究竟好大歲數，他自己都記不清呢。他本來還要修道，不肯下山，他師父說：『日本打中國，他應該下山救國救民，——他要是不下山，中國人就逃不了這一切。』」

方有元看見李福貴帶着半信不信的樣子，就又說：「他們起先講龜半仙有魔法，我也不相信。一天晚上，他們說龜半仙講夜裏會下雨，我看天上一絲雲也沒有，我跟他們就賭十斤酒。嘿！夜裏我睡在床上，聽見西里沙拉地下起雨來了。第二天去問他們，他們說本來那天沒有雨下，是龜半仙喚的雨。」

方有元一講完這話，就頭一晃，胸口一挺，站了起來，拿起桌上的水煙筒，用煤子在屋角上烘籃子裏點了火，咕咕咕咕抽起煙來，他看見李福貴看着自己，就猜到他還是想聽，就又說：「哪曉得他不祇是會呼風喚雨，還會金木水火土遁。這次，他帶了一葫蘆『起死回生丹』下來濟世，還教中國人刀槍不入法，不怕日本。他現在正組織一個『救世除奸會』呢。」

「什麼會？」李福貴沒有聽清，問。

「『救世除奸會』」，方有元答，「專門收有緣的善士。那些故意犯天條的要『除』，殺！」

方有元說着，就起身要走，他看見李福貴也起了身，是要送自己，知道李福貴心已經動了，就又說：「我已經入了會，入了會——隨便日本人來不來，省得逃難也省得屋裏人跟東西吃虧。入會祇繳五角錢買入會書，還有一斗仙米領，是畫過符的，吃了萬病不生。」

「一斗米！」李福貴叫起來。「繳五角錢，倒拿回來一塊多？」

方有元點點頭：「一塊多是一塊多，不過這也是濟世。這米是龜半仙派『金甲力士』從日本兵營裏運來的呢。我是特爲來告訴你這個消息，你不相信，明天來方家坪看龜半仙第一次的講道演法囉！」

二。

第二天，李福貴到了方家中。方有元領他到了劉氏宗祠。

劉氏宗祠門前坪上擠滿了人。祠對面——坪邊上的大樹前面，搭了一座小台，十幾把劍插在地板上，閃着亮光。

祠門口搭了一個大點的台，台下兩旁站了兩排穿道士衣的人，拿着大刀跟紅纓矛。正中方桌上有一個紅光滿面的老官打尊坐，白顏色的鬍子在胸前飄着。他披了一件道士衣，右膀子露在外面，方桌緊背後是紅色木板，上面畫着一朵朵黃色雲彩。

方有元指著台上，悄悄地對李福貴說：「這正中坐的就是龜半仙。」

坪上的人正各自談話的時候，突然——彭——！銃響。接着又是彭彭兩銃。大家注意着

台上時，台前鞭炮劈劈怕怕地響着，台上碗口粗的臘燭已經點起，香爐上面也香煙繚繞。李福貴看來，龜半仙就活像洋畫上畫的眞神仙了。

忽然台對面也有聲鉦響，大家回頭一看——那台上站了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打着赤膊，皮色又紅又黑，滿臉脂肥鬍子。他睜圓了眼，從地裏拔起一把劍，在胸前晃了晃，轉，就看見他頭上現出一個白色亮圈。大家正猜不到他要做什么——忽然他把膀子一舉，一道白光就對着洞那邊飛過去——

「啊呀！」坪裏的人叫了起來，很多女人用手把眼睛遮起，小孩子們也嚇得哭起來了。李福貴定下心來，回頭一看——那把劍正插在那紅色板壁上，離龜半仙的頭還沒有半遠。龜半仙還是那麼打着坐，露着右膀子，半閉着眼，嘴唇不住地動，在念着什麼東西。

「啊——」全場都喝起來。

又是一道白光，正對着龜半仙的頭上飛來，龜半仙祇用中指對着白光畫個小圈，手向右邊一搖，口裏咄了一聲，那劍就插在龜半仙右耳朵邊上的板壁上。接着一道道白光連連地飛來：龜半仙的手往哪邊搖，劍就往哪邊歪，十三把劍，一把把都圍着龜半仙的身體，插在板壁上。

坪上的人笑的笑，叫的叫，又吃驚，又佩服。

李福貴問方有元：「什麼道理劍刺不到龜半仙呢？」

方有元說：「他有刀槍不入法嘛！」

『真的麼？』李福貴又問。

『你看是不是真的囉！』方有元像是不耐煩了。『他不是有真本事，從四川峨嵋山到這裏祇走二十五分鐘呀！他會騰雲駕霧哪！』

李福貴還想問下去，台卜龜半仙講法了，開頭聽不懂，後來模模糊糊聽倒是：『不仁不義的要還劫，不忠不孝的要還劫，故意違犯天意的要還劫，還禍遺地方……專來起渡有緣人，專授火燒不死，刀槍不傷，經萬世萬劫不毀！』

方有元就對李福貴說：『哪個要學，就加入「救世除奸會」先要龜半仙看氣，看看有緣沒有，有的，入了會是九等弟子，等練好功夫，一等等一的往上升。』

李福貴問：『你是幾等弟子？』

方有元張眼楞了一楞，把他拖到坪邊田坎上去，對他說：『自己是幾等，不能告訴別人的，祇有自己跟龜半仙大師兄二師兄幾個人曉得。不過我不是外人，告訴你當然不要緊，唐太宗的時候，黃雲仙翁——龜半仙的師父——在四川峨嵋山上訓練了五百飛禽走獸，現在都下凡了。龜半仙來方家沖，就是要慢慢私訪這五百人，組織「除奸軍」龜半仙看出我是甚麼世，所以是一等弟子。那個放劍的是二師兄，另外還有個大師兄，他們兩人的道法已經修得很好了。』

『修好了真的不怕日本呀？』李福貴問。

『當然哪！』方有元笑了起來，『你修好刀槍不入，還怕日本麼！你祇看日本飛機一過

身，才家冲頂上就有五色祥雲護頂，飛機就看不見家冲了。」

「日本人當真來了呢？」

方有元說：「黃雲仙爲賜了銀半仙一個決寶，叫做『避日金剛罩』。日本軍隊一來，他把所有『救世除奸會』會員跟會昌屋裏的眷屬產業，一起罩起，任日本有千軍萬馬，都攻不進。」

這天，李福貴就入了「救世除奸會」，算是九等弟子。他用五角錢買了入會書，還領到一斗仙米。以後每天田事完了，就聽聽講，修練修練，一心就想學得本事，日本軍隊來也好，不來也好，倒也不着急了。

三

這樣過了一個多月，戰事沒有什麼變化，謠言還是多得很。但是大家看見老說日本軍隊要來，並沒有來，也都不開戰事了。

「救世除奸會」的名聲一天比一天大，住在離方家冲一百里左右的人，都有跑來加入的。會員一天多似一天。

這會裏頂注重的是修練，據說是修練的時間愈長，功夫就愈深，本事當然愈大。到會修練的，會裏還管早晚兩餐飯。弄得很多人「工也不想作了，田也不種了，每天都到會裏去修練，只想早日功行圓滿。」

每月的初一，十一，二十一「救世除奸會」還要開一次會，祭那個「避日金剛罩」。十一，二十一是一小祭，殺一隻牛。初一是大祭，要殺三隻。這牛是頂大的水牛，殺了之後，龜半仙從牛尾巴上拔一根毛，放在供壇的一個葫蘆裏，肉分給到會的各會員。這牛是祭前九天的夜裏，龜半仙看氣，看出哪方哪家的牛該祭，會裏再出一百五十塊錢買來。

有捨不得殺牛的人也問道：「殺了這多牛，明年的田用什麼種呢？」

別人就笑他：「明年——你曉得日本軍隊來了沒有！那時候有仙米吃，怕什麼！」

這天正逢十一，李福貴趕去開會，聽道並練功夫。龜半仙坐在台上講道，那些道——不是特別有緣的人，是聽不懂的。等大師兄講的時候，大家就能懂了。

大師兄是叫瓜瘦的長子，穿件灰色布的長衣，臉蛋白裏帶青，口裏的黃牙齒老咬在外面。他站在人叢裏說：「人都是靠天過日子，所以我到『救世除奸會』要替天行道。悖天的，自招殺身之禍，還要破家蕩產，子死孫絕。所以天老爺要收惡人的時候，總派些天殺星下凡，不在數裏的不會受意外，在數的要逃也逃不了。所以順他的就是順天，跟他拗呢——人跟天拗可拗得過？」

大師兄講完這些話，把眼一閉，嘴一抿，突然又把眼睛張開，向四圍一掃，只看見聽的人也閉點頭的，也有嘆息的。他又講了下去：「如果別人是順天意，又有力量，故意跟他們拗是自取失敗。如果有哪個人故意唆使別人違反天意，就是故意害人，害地方——人人得而誅之！我們『救世除奸會』就要替天除奸，以救世界！」

大師兄講完道，就是會員修練。修練完後，李福貴正預備回家，大師兄却過來悄悄跟他說：「你纔打坐的時候，龜牛仙看見你頭頂上現出猿猴原身來，——你原來是五百「除奸軍」數內的，所以你該升一等弟子。這本來是天機，不能洩漏的，要待五百數滿，才能公開。不過現在給你自己曉得，你更加努力修練，好使道行早日成功。」

這下，把李福貴高興死了。他想：自己既然是五百數內，功夫一定練得成的了。他提着祭單分到的牛肉，高高興興地回了家。才踏進大門，他兒子士金就跑來迎他，一面從他手裏接過牛肉來，一面說：「爹爹，士佐校長說：有個「救世除奸會」，怕是有作用的。」

李福貴知道沒有好話，生氣地說：「什麼作用！」

士金說：「「救世除奸會」亂宰耕牛，惹引得農夫不種田，光修練，是破壞後方糧食的生產。講道常講日本兵是天兵天將，說我們不能打，就是叫我們自甘情願當亡國奴。士佐校長說：他們不是故意做漢奸宣傳，也起了漢奸作用！」

李福貴沒有等他說完，就罵：「你聽他胡說！他又沒有本事打退日本，只會講出錢出力，唆使別人送死！」

士金看他爹爹真的動了氣，也就不敢再多講了。

一天，大師兄找到李福貴說：「你姪兒李士佐，常在學校裏領着些沒年紀的，破壞我們「救世除奸會」。我們的會——省主席還有命令給縣長，叫縣長幫助我們哩。你看，縣長不是也入了我們的會？李士佐破壞我們，他就是漢奸，漢奸是要殺頭的呢！我們大家都是仇皇

「救世除奸會」好，你又是個一等弟子，所以你最好常常注意他，不然，他會害得你們李家滿門遭殃！」

以後李福貴就常常注意小學校；有時候問周士金——學校裏老師有些什麼言語，什麼行動；有時候自己到學校去坐坐；有的時候還在課室跟辦公室外面偷看偷聽。當真：學校裏幾個人常談「救世除奸會」，幾個老師還常勸別人不要入會。李福貴看到什麼，就立刻去告訴大師兄，大師兄也很歡喜。

沒有幾天，方家冲出了一件事。原來縣裏派人來領中籤壯丁，中籤壯丁中間入了「救世除奸會」的人，找大師兄二師兄談了一次話——究竟談了些什麼，別人也不知道——這些壯丁就對外面談：「我們是入了「救世除奸會」的，用不着去打仗。你們哪個要送死的去送，我們不管。」二十幾個壯丁躲掉十幾個，鄉長也躲起來了。領壯丁的那個人到鄉長家去鬧了一次，於是那些中籤壯丁說：「他再吵，我們領些族上人把他攆掉！」

兩邊拗了十多天，據說縣裏要派兩連人下鄉。大師兄就把這些中籤壯丁找來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功行還沒有圓滿，現在縣裏攪起來不值得。你們去好了，決不危險。假如到了火線上，用不着開槍，只要喊三聲「黃雲仙翁」就有救星。」這場風潮，也算過去了。

這事過去沒有一個月，一天，李福貴正在屋裏，大師兄二師兄忽然帶了方有元到他家裏。他們一進門，二師兄就豎起眉毛指着李福貴眼方有元說：「你看，你們兩個有什麼用！」他又對大師兄說：「你給他們看！」

大師兄從身上掏出一摺白東西來，等他鬆開，李福貴看出是張報紙。大師兄把報紙攤在桌上，二師兄培養報紙對李福貴叫：「你看，李士佐把我們登了報，怎麼你們兩個一點不曉得！」

李福貴被弄得糊里糊塗的，走近去看：「他書讀得不多——只認到『破壞兵役』『利用迷信』『救世除奸會』『抗戰』幾個大字。」

二師兄又嘆：「他把我們的事全登了報，這樣一來，外面對我們……」
李福貴看見大師兄用膀子碰碰二師兄，二師兄停了沒有說下去，就兩手插着腰，往凳上坐。

大師兄叫他說：「吵也來不及了，我們走罷。」

二師兄站起來，左腳頓了頓，眼瞪着手指着李福貴說：「你小心好了，你！」

大師兄看了二師兄一眼，搶着對李福貴說：「他是叫你小心一點，李士佐這樣的提法，會害得你李門遭殃！」

李福貴眼送着他們走了出去，想不清今天出的是怎麼一回事。忽然，他站起來，輕輕地跟了上去。就聽見方有元說：「沒有什麼大關係罷？」

「你講的，沒有什麼大關係！」二師兄說。「這報上一登，縣政府省政府就會注意我們了。你曉得我們還提得下去不？龜半仙已經被龜頭罵了一頓！」

李福貴看見大師兄忽然看看左右，于是他很快躲在路旁一顆大樹背後，氣也不敢喘。看

着他們漸漸走遠不見了，才轉身回屋。

他心頭覺得又悶又氣，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住。起初想：自己真沒有用，怎麼天天探聽，這件事倒沒有探聽出？不怪二師兄生氣。又想：李士佐為什麼老跟『救世除奸會』爲難呢？後來忽然一想：爲什麼登報就算搗亂呢？省政府既然有命令給縣政府，叫縣政府幫助『救世除奸會』，二師兄爲什麼那麼怕省政府縣政府？.....

他越想越悶，覺得像有把火在心頭燒着，就拿了酒壺，從罈子裏勾了一壺酒，拿了幾根黃瓜皮，一個人喝起悶酒來。

喝了還沒有兩杯，方有元忽然跑了進來。他滿口酒氣，臉紅紅的，白眼球上滿暴着血絲。李福貴知他已經醉得很了，可是他一坐下，端起酒杯就喝。

李福貴問方有元：『二師兄今天怎麼這麼大的氣？』

『哪個看他的！』方有元皺起鼻子說，『攪得好就好，攪得不好大家散場！老子一個腦壳換你幾個！』

李福貴笑着勸他說：『喝了酒又跟哪個生氣了！』

『還有哪個！』方有元睜圓了眼睛，端起酒杯，一口把酒喝乾，就用酒杯在桌上一敲，又說：『他說他也是五角一天，哪曉得他們都是八角一天，還要充人家師兄！說好八月節另外給一張大伍，也還沒有給——別人的命是不值錢的？！』

李福貴不懂方有元說的是什麼事，不過心頭曉得事情有點不大好，他想勸方有元住口，

誰曉得方有元看着他笑了起來：「福二哥啊，你當真想修煉成仙呀？」

「什麼！」李福貴嚇了一跳。

方有元也着眼笑着：「刀槍不入……哈哈……」

李福貴急得跳了站起：「那麼，那龜半仙，龜半仙的本事呢？」

「龜半仙有屁本事！」方有元鼻子哼了一聲，「二師兄的手藝！二師兄是變戲法的，就靠耍刀賣錢，這一點本事都沒有！」

李福貴急得往椅子上一倒：「那日……日本人來了呢！」

「日本人來了不殺你！」方有元笑着，又倒了一杯酒，一口喝乾了，大着舌頭說：「入了『救世除奸會』的人，就是日本老百姓，日本兵就不殺！二師兄說：日本兵來了，他當縣長，我當局長哩！我也不信他的，我只天天跟他討錢打酒喝……喝酒……嘿嘿……」

他張着嘴對李福貴笑着，身體一面不住地左晃。他又倒了一杯酒，才把杯子舉到嘴邊，杯子就從他手裡滑下地，一打破了。他對地下碎瓷皺了皺眉，彎身去拾，誰知道身體就順着力往下一倒，在地上翻身睡着。

李福貴呆看着方有元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心頭想些什麼。等他想到起身去扶方有元的時候，方有元已經睡着了。李福貴不理他，又回身坐在椅子上發着呆。

他想：方有元雖然平素說十句話難得有半句可靠，但是酒後倒常露真言——不過仗着酒醉了故意哄人開玩笑，也是常有的事。那麼，他這番話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是酒後吐出真話來

，還是因為他受了二師兄的責罵，故意造謠呢？……

李福貴越想越悶，後來簡直怕了起來。他想：這倒要找一個人談談，可是祇有不是會裏的人才可以談，那麼祇有小校學裏的這班人了？

他起了身，匆匆的向小學校走去。到了學校門口，忽然想：「他們並不知道我是一等弟子，他們祇會講出錢出力，一向看不起我，我倒來找他們？」

於是他輕輕走進學校，走到課室的一個窗子下面——平常他常來偷偷探望士佐他們的地方。聽見裡面人很多，上回笑他的那幾個泥腿子又在裡面坐着，他更打定主意不跟他們說了。

課室裏幾個教員跟幾個年青的農夫閒談着。

有個秦老五說：「他們都說中國如果沒有漢奸，就不會吃這麼大的虧，這話可是真的？」

「漢奸真幫了日本不少忙，」李士佐說。「日本打我們頂兇的方法，就是——用中國人打中國人。他們盡找些沒有知識的人給他們做事。」

秦老五說：「這些人得到什麼好處了，就黑了良心？」

另外一個鬆順仔就搶着說：「有的拿幾十花邊一天哩！他拿了花邊，就把祖墳賣掉了。」李士佐說：「除了拿了錢的還有別種哩：有的是怕中國打不贏，不如先投了日本，想日本人保險。有的想做日本人的官……」

那胡六伢子也搶着說：「人家滅了你的國，用不着你了，還給你官做？」

「是呀！」李士佐說：「有的漢奸替日本做了好多事，臨了，有點小事得罪了日本人，就替他們撓死。被我們政府抓到呢，又要槍斃。」

「槍斃還嫌好了他哩！」秦老五說：「要凌遲碎剮！」

李士佐又說：「不過有一種人是冤枉的，他自己沒有知識，受了別人的騙。別人給他一點好處，或是假裝跟他要好，就對他說：『你去看看那邊有好多軍隊。』他去了，告訴那個人，哪知道那個人就去假告日本軍隊了。」

「這種人，政府抓到了，殺還是不殺呢？」另外一個人問。

李士佐回答說：「政府現在有命令，一時無知做了漢奸，准他改過自新，不辦他。如果他幫助政府破了漢奸機關，還有賞呢。」

羅順仔又問：「那些臨死不清醒的呢？」

「那聽碰，」李士佐說。『有時候抓到了，審問結果，曉得他是被騙的，也就放了。有時候一抓到還不是立刻槍斃了，說也可憐，一臨死他還不知道自己當了漢奸哩！不過這全靠平常宣傳工作做得好，要平常多多告訴老百姓不要受騙。』

另外一個教員趙季和說：「這個什麼『救世除好會』我就疑心，聚了那麼多人——亂殺耕牛，破壞兵役……」

胡六伢子拍了一下桌子，說：「我們報了他！」

這句話把外面的李福貴嚇得幾乎倒下去。他定了定神，就聽見李士佐說：「我已經寫了一篇文章登了報，請政府注意注意鄉下的這種會。一要正式報上，又沒有確實證據，只好慢慢想法。」

李福貴好像稍爲放心了些，輕輕地逃了回家。

四

這一夜李福貴沒有睡好。一會兒夢見幾個兵撞進自己院子裏來抓他。一會兒似乎看見龜半仙大師兄二師兄被綁着走，好多人圍着看，猛然胡六侄子拿着一把刀，跑出來喊：「還有福二爺！」李福貴才要喊，突然有個聲音叫：「爹爹！爹爹！」

李福貴睜眼一看，王金正抓着自己膀子說：「你老人家喊什麼？把我嚇死了。」

李福貴看已經天亮了，就把王金正的手推開，起了身，臉也不洗，在簾子裏勾了滿滿一壺酒，平常他從來不喝早酒的，現在他一個人坐在房裏喝起來。

酒越喝心頭越發燒。

他老記得李士佐那句話：「臨死還不知道自己當了漢奸。」

他想：「我真死也不會當漢奸的。假如『救世除奸會』真的是……我又是一等弟子，人家不會疑心我跟他們是一道的麼？」二師兄說：「龜半仙已經被上頭罵了一頓了。」什麼「上頭」呢？」

李福貴越發覺得越不對，「還是去找士佐談談！」他這樣想。於是又照昨天下午一樣走到學校裏，可是今天他站在門口了。看見士佐正教士金這一級的課，他就裝做看士金讀書的樣子，一面心頭打不定主意：「我為什麼要跟隨他？……不談一下，回家不是又發悶麼？」

「我還是回去罷！」

剛好這時候鈴下了課，李士佐迎了上來打招呼：「福二叔來了？士金很用功，你老人家放心打了。」

李福貴心頭又改了主意，「還是問他一問罷。」於是他對士佐說：「我有點話跟你談談。」說着，就往士佐的房間裏走。

「李士佐也不知道這位福二叔有什麼事，也跟着他走進自己房間，却看見李福貴往椅子上坐，就發起楞來。士佐心頭一驚：『不是他家出了什麼事？』」

兩個人正對面坐着，李福貴猛然問：「李士佐，你看『救世除奸會』怎樣？」

李士佐摸不着邊，張了嘴看着他福二叔：「啊？」

李福貴說：「我曉得你們老說他是什麼漢奸組織，你倒詳細說說看……」

李士佐摸摸腦壳，他也不知道福二叔是來吵架的，還是當真問他。轉而一想：「這倒可以好好對他說兩句。」就說：「我也沒有說他一定是漢奸組織，不過，他們做了很多事，實在對我們抗戰有害。」第二，他們老殺牛，牛殺了，十明年拿什麼種田呢？還引得那些八天不修練，田裏不灌冰，連泥都沒有翻，這地方明年不是要鬧飢荒？第二，他還唆了牛斃壯丁不

到縣裏去。當真縣裏要來抓人了，又怕起來。他只好又叫壯丁去。還叫壯丁到前線上不要開槍——沒有人到前方去打，有人去了又不開槍，日本人不是可以前進，而且很快就會來這裏了。」李士佐又對李福貴陪笑着說：「他們講是有什麼仙米，什麼黃雲仙翁，什麼刀槍不入，還有『避印金剛罩』，依我們看，這些都是騙騙沒有知識的人的。我們看來，他們一半是吹牛皮，一半是變戲法裏的玩意。」

李福貴嚇了一跳，他倒想到是變戲法，不是同方有元的話一樣了。他就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你知道我入了會的，我還是個……如果當真是，當真是……你看究竟怎樣？」

李士佐覺得很難回答，只好說：「我聽得太不詳細，不過依我們看來，覺得非常可疑，爲國家講，他當然有害，爲自己講，也是不要跟他們攪在一起的好！」

「我是想學幾道法才入會的，」李福貴說：「後來大師兄告訴我，我是猿猴轉世……」

李福貴一下子把什麼都講了出來：他如何入會的，如何升做一等弟子，大師兄如何要他探聽學校裏的事，大師兄發脾氣，方有元的聯誼……

「是這樣的！」李士佐站了起來，「我們還不知道哩！」

「我福貴看見士佐這麼吃驚，自己更怕起來，他着急地問：『你看怎樣？如果當真……你替我想，我不能賣祖墳，我的土金還沒有成家……』」

李士佐說：「你老人家這樣一講，他就更加可懷疑了。」又安慰他說：「不過你是沒有關係的，如果你老人家能幫助政府查出這當真是漢奸機關，還有功哩，你在地方上，也是做

「一件好事。」

「我，我曉得怎麼辦呢，你看我怎麼……」李福貴說。

李士佐皺起額頭說：「我跟幾個同事商量商量。趙季和在省政府裏倒有個朋友，也許他能跑一趟……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頂好等跟他們常來往，能查出一點確實證據就好。」

李福貴自從跟李士佐談過這話之後，心裏像診好了幾年的老病一樣。下午他正在家裡抽煙的時候，士金放學回來，對他說：「爹爹，趙老師母親病了，搭信來要他回家，下午他課都沒有上。」

李福貴急了起來——趙季和一走，不是那主意打不成了麼？——他立刻急急忙忙趕到學校裏。

誰知道李士佐悄悄的對他說：「他不是回家，他是到省裏去，跟那個朋友商量商量。」

李福貴這才放了心，很高興地問：「明天就去？」

李士佐說：「想是想明天去，不過我們同事想大家湊錢買車票，坐汽車比搭船快得多，等錢一弄好就走。」

李福貴楞了一下，想：能走得愈快愈好——這事跟自己也有關係，就問：「還少好多？」

「不多，我們就會想法，」李士佐說。「你老人家放心好了。」

「我回去一下。」李福貴對李士佐說了這話，就匆匆走了。

晚上，李士佐正跟幾個教員吃飯的時候，看見李福貴站在門口，喊他出去。李士佐才到門外，李福貴塞了一團東西在他手裡，頭也沒有回地走了。李士佐張手一看，是一張中央銀行的一元票子，硬硬的——還是嶄新的。

五

趙季和一報告省政府，省政府就覺得『救世除奸會』可懷疑。當省裏派了一營保安隊來搜查的時候，發現好多日本方面給龜半仙的命令。原來方有元那次的醉話一點也不錯——『救世除奸會』所做的事，都是奉了日本方面的命令，龜半仙就是這一幫漢奸組織的頭腦。密問的結果，龜半仙自己承認是河南什麼觀裏面的一個道士；大師兄是在湖北算命的；二師兄是專在安徽一路變戲法的；方有元，哪個都知道他是本地痞子。他們來方家冲就是專門來收買漢奸，組織漢奸的。

他們只要有新會員加入，看出不是來當偵探的，就說這會員是什麼鳥什麼獸轉世——一百個會員有九十九個是一等弟子，算是『除奸會』裏的，利用他們來做些事情。再等有機會，就叫他們參加『順民隊』——參加了的，不但有四塊錢一個月，而且日本兵來了就不殺他家人，不燒他家屋。其實就是叫人家當漢奸。龜半仙他們用這個方法竟收買了六七十個漢奸，這些人多半是想——日本兵來了，自己可以省得吃虧的。

省政府的命令是只辦這四個大漢奸——就地正法，鄉長撤職，其他『順民隊』的一概不查問，要他們交保，改過自新。

槍決漢奸的這天，左近百里路的人都跑來看。把那四個漢奸從鄉公所綁到刑場的時候，前面一班兵，後面一班兵，中間走着四個漢奸，都被反綁着，插起標子。一個後面還跟一個兵。

Me
I 246.8
29

通俗小說

一一一

兩旁圍着很多老百姓，有的笑着，有的罵着。

一個農夫對龜半仙唾了一口痰：「怕什麼呢，你們土匪呀——不趕快回峨嵋山找師父去

！」
另外一個「會員」用拳頭敲自己腦壳說：「騙了我幾個月，差點還當了漢奸——看你今天表演槍彈不入！」

又一個「會員」笑着說：「我真背時，白白被他罵了三个月狗——他說我『金大轉世』

！」
那四個漢奸低着頭，臉色灰白，像已經嚇掉了魂。

刑場是劉氏宗祠對面的山腳上。辦完了漢奸之後，大家在劉氏宗祠門口開個羣衆除奸大會。拿那個龜半仙演法講道的台當講演台。

省政府一個代表說得很好：「大家不要參加這些『救世除奸會』——類組織，大家——自己倒要組織除奸隊。我們本來要保全自己的產業，不被日本搶去，哪曉得這些神仙、師兄，已經把我們賣給日本了。所以我們要時常注意，看看賣我們國家的漢奸沒有，一看到，就要抓住。這羣漢奸還不夠，要靠大家幫助政府一齊查。像李福貴，就是我們的好榜樣，不是他，我們的祖墳，我們自己祖宗已經被龜半仙他們賣掉了！」

台下面忽然有人叫：「請李福貴講演！」

劈劈拍拍——大家拍起手來，眼睛一齊找到李福貴釘住，李福貴紅了臉，心跳着，他一

句話都說不出了。

手掌拍得更響了。有人過來拖李福貴。於是拖的拖，抱的抱，把他送到台腳下，要他上去。他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會講……我就是……我就是不當漢奸，我不賣祖



3 1774 3141 2

墳……」

『上台講！上台講！！』台下的人叫。

李福貴覺得有好多話衝上口頭，又說不出，他只說：『我要保住祖墳，我要保住我的墓，我們大家要——要當自衛隊！』

他從來沒有跟人家提過自衛隊，不曉得今天怎麼說出來了。

大家忽然叫起來：『組織自衛隊，保全家鄉！！』

好多人把李福貴一捧，捧上了台。他看着台面好多頭動着，好多眼睛看着自己，他說：『我出二十石穀田……』

『好！！』台下的人叫。

立刻又有別的聲音叫：

『我有三桿土槍！』

『我出二百現花邊！』

這時候李士佐跳上了台，他說：『大家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等一下到祠堂裏面去登記——我們現在不能再做夢，以為不用出力，就會把日本軍隊趕走。我們當兵不動手，就

上了日本人的當。我們打死這些騙我們不動手的人！』李士佐這時候把右手抓着拳頭，舉起

來喊：『打殺漢奸，肅清漢奸！』

台下的人，也舉起拳頭，打雷一樣的喊：

『打殺漢奸！肅清漢奸！！』

通發小報

82

77417

(一之) 物讀俗通

槍斃活神仙

請每一
位讀者
自己讀
完移轉
送別人
，并歡
迎各社
教機關
，大量
翻印。

作者 封面 編輯 出版 印刷

契 牛 春 明
北平 民國學院
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
徽浦民生工廠

